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

第八十卷目錄

朱一歲暮五則
嘉祐二則
數字指掌一則

萬目自合中起營飛車上。於夏、夷、四、合、優先犯
中軍繼之以自王。至元配戰陣，忽樹一老。史
餘懷等莫識曉。而絕老猿右則石伏出揮左則弓伏
出其而號之宋師大敗。擣劉書及孺子惟亮皆戰沒。
小校劉進勸福白拔謀不聽力戰死。初，渭川都監趙
津將瓦亭突騎兵三千餘為諸將後繼。是日朱震武
邊裔典第八十卷

西夏部集考一

慶曆元年春二月，元昊寇洮州，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統制
管仲禦之於好水川。夏，元昊以攻取政敵等十陣制勝，
知永興軍。秋七月，元昊寇麟州。八月，寇金砦，破麟州。
寧邊砦主王世祖、長兵馬監押王肅死之。豐州知
州王德豐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按夏國傳慶曆元年二月
改潤州通鹽運使轉商稅監鹽鐵錢錢院

及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聽等併擊之。都督
秦檮爲前鋒，都督朱震、武英親王禪申合兵，持重
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便東南望日，諸軍謹其後。
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駐於張家堡，以曉
兵趣之，兩分兵夕攻燭燭爲一軍，屯好水川州，與宋家

川隔在龍山外觀英爲一軍屯箭滻川相距千里處以明日晉兵不使夏人一騎遙然已陷其伏中矣元

兵璫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吳蓬寇鎮戎

靖晝攻守一策馳入秦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
琦言元昊雖領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

兵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文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鄆延涇原同出征既

還營。兀吳來求盟，靖曰：「無約而講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瑜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還城。

趙德勝等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無赦

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練使人收散兵得璠檄於
衣帶間，言罪不在璠，亦上章自効獨奪一官知泰

按任福傳任福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上吉慶州去蕃族不遠頑勃兵境上按寧堡

斥堠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爲嚴急攻守之備帝
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戍軍福與子懷

亮姪婿成嵩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率制敵勢行至平遠砦綱蕃部卽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

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
焚樂大獲牛馬橐駒七千有餘橐駒方四十里平晉

方繫使故寺前馬軍都虞侯兼定二年春朝廷欲發

閩楚信旨付都司軍械司領定二年奉敕建行宮于原縣境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諸涇原計事會安撫司使等官丁盛卿涇原開元吳某憲潤州府取鹽額故

韓王行選趙淮陳元昊等分守各州環西蕃金丹
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
傅參軍事經原路往泊都監桑率為先鋒令諸將
謀

都督軍事江廣路馬江都督軍事分領鎮海等處
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
福等并兵自襄還試蘆器等皆正羊故鑿破出築

方輿集編遼商典第八十卷西夏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

第八十卷目錄

西夏部乘考二

宋一
夏二
秦三
漢四
唐五
宋六

秦七

漢八
唐九
宋十

邊裔典第八十卷

西夏部乘考二

宋一

慶曆元年春二月元昊寇渭州境慶州馬步軍副使
管任彌敗於好水川夏四月以資政殿學士陳執中
同陝西馬步軍都虞候兼陝路安撫沿邊招討等使
知永興軍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八月寇金明堅破
寧邊砦告主王世寶兵駕監押王顯死之陷慶州知

州史宋仁宗本紀云按夏置傳慶曆元年二月
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徵邊至高平盡發鎮戎兵
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將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
委任為前鋒於麟州殺盡武英軍之屬申令持重
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翌日諸軍趨其後
西路巡檢常鼎劉蘓等對於張家堡等以騎
兵趣之禪分兵兵多與爲一軍屯龍洛川相離五里
川隔在龍山外觀英為一軍屯龍洛川相離五里
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矣元

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旨數不
多兵益淮河日糧僅僅好木川西去未至羊牧墜
城五里與夏軍連擣爲先鋒見道傍斂數銀錠合封
裝囊密中有符牒延髮度故發至發之乃懸哨冢
鶴百倍自合中起發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保光祀
中軍禦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急鬪斬老旗長一丈
餘慄等莫測既而砲老撃右則石伏出揮左則左伏
出翼而發之朱帥大威擣劉肅而端子懷亮皆被沒
小校劉進勤禡自拔禡不聽力戰死初渭州都監趙
津將瓦掌塞騎兵三千餘爲詔將後繼是日朱繼武
英兵會宋州軍入夏還陳合王珪自牧降城以
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賈降堅不可勸革重傷不
能出軍戰自午至申軍突至東慶州步兵大潰奔逃
奔往英津及參軍耿傳除將李餗都監李禹卿劉均
皆死於軍戰以千餘人保民退失四財會營復軍
引去將校卒卒死者萬三百人聞若石載勤軍須日廣
一司告不允之於合舍宋未果而歸于都府領制
川督發兵馬醫相孫吉死之

禁宋史仁宗本紀云按夏置傳慶曆元年二月
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徵邊至高平盡發鎮戎兵
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將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
委任為前鋒於麟州殺盡武英軍之屬申令持重
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翌日諸軍趨其後
西路巡檢常鼎劉蘓等對於張家堡等以騎
兵趣之禪分兵兵多與爲一軍屯龍洛川相離五里
川隔在龍山外觀英為一軍屯龍洛川相離五里
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矣元

兵琦亦欲先發以制敵而合府固事元昊寇定靈州
靖善攻守一策曉人奏仁宗欲用攻策就政者之
請言元昊雖僞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

兵自爲守勢力弱退敵輕不文若備出一道鼓行
而前頭誠騎破之必克乃詣鄜延涇原同出征既
還告元昊來求盟請曰無約而講和者謀也令諸將
戒嚴數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繼榮令懷遠城
趙德勝等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以其懈及
行戒之至再又移檄中約苟違節雖無功亦斬禡
竟駁取沒於好水川裨將人敗散兵得殊獲於福
州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効禦奪一官知秦
州尋復之

兵自爲守勢力弱退敵輕不文若備出一道鼓行
而前頭誠騎破之必克乃詣鄜延涇原同出征既
還告元昊來求盟請曰無約而講和者謀也令諸將
戒嚴數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繼榮令懷遠城
趙德勝等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以其懈及
行戒之至再又移檄中約苟違節雖無功亦斬禡
竟駁取沒於好水川裨將人敗散兵得殊獲於福
州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効禦奪一官知秦
州尋復之

兵自爲守勢力弱退敵輕不文若備出一道鼓行
而前頭誠騎破之必克乃詣鄜延涇原同出征既
還告元昊來求盟請曰無約而講和者謀也令諸將
戒嚴數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繼榮令懷遠城
趙德勝等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以其懈及
行戒之至再又移檄中約苟違節雖無功亦斬禡
竟駁取沒於好水川裨將人敗散兵得殊獲於福
州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効禦奪一官知秦
州尋復之

請置之不足責且已僭服嚴勢必不能自創宜
國初江南事皆姑息以待其成而後圖之
上言古先以文嘉特告之尚可不貳疑收不足
中國得臣危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戰者
軍者久之無幸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始有所謂
副都部署楊懷敏歲沒諸將士者十人元昊大
慶賜一年秋九月越元昊送定川源馬路爲
副都部署楊懷敏歲沒諸將士者十人元昊大
慶賜一年秋九月越元昊送定川源馬路爲
授史宋仁宗紀云云
若王高迷憲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禦備
喻之元昊使其弟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禦備
裕蕃移歸食且早元昊思納款述懷令知知
軍制誘降王榮言公方持夏兵備內附當以西
北宋分閫之寄渴源城神世衛又遣王高以策
我爲禽靈丸中遺莊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
之疑莊榮旺得之笑曰神使君亦是矣何爲此
哉耶因善書中建勸知渭州王沿總管恩懷敏使
法淳善還月餘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來見莊
旺令召名召張澤等三人書議和然屈體不肯許
款吾軍畱之數月三年復大入戰於定州朱師大
葛懷敏死之追撃渭州大發疑而去詔語招納納
文貴還月餘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來見莊
旺令召名召張澤等三人書議和然屈體不肯許
款吾軍畱之數月三年復大入戰於定州朱師大
葛懷敏死之追撃渭州大發疑而去詔語招納納
文貴還月餘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來見莊
旺令召名召張澤等三人書議和然屈體不肯許
款吾軍畱之數月三年復大入戰於定州朱師大

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詣籍復書許之

知憲州陝西用兵起爲宣威副將馬步軍副總管兼都督
憲傳檄斬之子以監喪而歸供奉官加閫門候紙
州還提督東南刑部都御史兼都督使知閩陽侯閩陽侯
使上平燕遼討逆事還封州改封湖廣使高
流賊兵發官吏更清去僥倖督兵掩擊誅其黨在
雄州五年徙沧州懷寧王德用姑始得任用以降
知憲州陝西用兵起爲宣威副將馬步軍副總管兼都督

使趙彥等會兵閩元吳從新等外擊濟濱明州
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近不可輕進懷教不
少止日暮殺馬城與知縣舊軍英及淳熙路都巡
監李知和王保王文毅戎馬都監李岳西路都巡
使張良等率軍士安達烏魯木赤魯木赤魯木赤
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既自燒戎車西南又引別
創置都指揮官州防建寧本路副制置使知涇州
通德大武四廂都指揮使斬是路都總管進封將
前都虞侯知延州范仲淹言其懦不知兵復徙爲
原路兼招討巷安無副使使君二年元昊反鎮大
軍僉使出羌亭若督營主都監思惠宗乘慶路副
都制置使知延州王德用知涇州都轉運使知涇
州等兼敵軍安達烏魯木赤魯木赤魯木赤魯木
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近不可輕進懷教不
少止日暮殺馬城與知縣舊軍英及淳熙路都巡
監李知和王保王文毅戎馬都監李岳西路都巡
使張良等率軍士安達烏魯木赤魯木赤魯木赤

秦至帝陵，神久之而懈怠，致殺軍，神卻使，大尉周易
知原，仍保伊蕪等，巡檢歸良、涇州都督等司監
押護誰同巡檢唐虞誠使耆老皆賄官有差復降向
淮等官浴盆從政避事，乘懷敷通時事，善待人情，故
多以才熟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殊於應變，遂至覆沒。
帝念之，賜謚忠愍。按：唐宋宗皇帝，宋宗知涇州，周易
敏軍敗於定州，諸謀禦夏，悉謂敵兵，中兵少，乃集農
夫十萬戍城，城又募民勇謀取之，夏引募漢兵，以勢拔
檄糧勞郡使爲備，僕范仲淹自環慶引募漢兵，以勢拔
時天子陰憐十餘日，人情惶沮，宗誠乃大設牛酒，逆歸
士卒又藉定川戰沒者於佛寺祭酌之厚，撫其卒，使
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仲淹以白日擢大卒開待
制。按：王沿傳，浴爲涇州觀察使，兀昊入，還副都節
管，曷易，懷敏卒，浴出旌斂放懷敏，兵士譖瓦突侍之，懷
敏至，發營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遂至定川。果爲
所敗，敵乘勝犯涇州，人乘乘多，張旗幡，高疑
兵，敢逐引去，坐廢，敏改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
中。按：周易傳，敏達天武，威震侯，吳反陝西，用兵
經略使，豆章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
人既破金明，請若茗詩於經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斯
得志，其勢必復來，求金明之辱，今也未卒完
將，失之，尚復困，因爲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
數萬萬，金明陣於延安城北三十里，與夏兵戰，二十分
戰，抵拒，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
以爲救至，即引去，而復出，艾蒿若逐至郭北平夜，

獨不解羣衆使人持一炬從山道上山登張旗麾
四面大噪號呼復牛羊乘輜餉甲數千計逐募兵
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萬家堡並北
山而下敵即引劫遷文思使他知保定軍經略使廳
籍表畧之改東路都巡檢使敗於金湯城焚其族
部十二元昊大入據承平砦將會兵議攻討洛
苑副使種世衡請嘗三日糧道攝敵火美曰彼知吾
未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猶
以西兵出美盜谷大破敵世衡等果無功未長貳復
騎士雜裝美迎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敗其
衆以功遷右驍騎使軍榮譽相於葛官道各以捕
敵路令士卒種田歲收數六千斛復率衆駐處
子部西漢大河屠割萬多殺二百啖其積聚以
歸按張九傳元改都督於金州會凡八百餘以
兵歸河外康德與無歸才屬戶業也蘇祐方夏
人自後河川發府州兵至近道觀黨而蕃漢民被殺
掠已棄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綏寧縣鰈鱗府
聞一州閭望不出民乏食黃金一兩易水一杯時豐
州已爲夏人所破陝府勢孤朝廷議漢河外守保德
叩城求死方爲并代都鈞營勾結贊府軍事單騎
汲渾谷然夏人奮辟出銅掠以州東焦山有石炭
穴爲築東勝堡城旁有蓆畦爲築金城堡州北少
航有木泉爲築安定堡並兵守之軍人裸於外腰鎗
與衛送者均得其財業皆東北無關志乃募役兵
敢戰者夜伏道邀擊夏人邀騎北明有榜首敵來
戰者凡以偏袒服之禁兵始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

又權使飲博方署乞李利威願一戰允知可用始謀
擊流瑣孽使謀伏敵於笠草中見老羌方多羊臂古
吉因詔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逼之若害曰漢兒首當
頭路間何敢久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乘
懈去乃聚宣威若於步騎押寇路縣州箭路猶未
通數九自義物送麟州敵既不得錢遂以兵數萬
越柏子砦東苑九所將才三千人尤激怒曰若守
已陷死地前騎則生不然爲敵所屠無餘也士皆感
厲會大風斬風擎之斬首六百餘我相跋跋赴崖
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建東軍營夏人數
出爭遂滅於兔毛川兀自拒以大陣而使騎將孫岳
伏炮兵強弩數千於山後久以萬騎軍皆苦節新募
市井無聊賴日以東軍為東軍之而
怯虎翼軍勇往兎陰易其旗以誤敵果趣東軍而
值虎翼空掉散良久伏發數大潰斬首二千餘不勝
月暮清嘗百廢中食建寧軍川五堡縣府之路始通
亢復令全所連特一征兀自更增卓邊諸關以相維
持則可以廣田牧壯河外之勢繼末下會契丹欲渝
盟篤果州圍築使知溫州葛懷敏敗還四方陷化澤
原路經安撫招討使知渭州梁公彥知軍事率將士以
兵左騎潰安西路與敵不遑引退使行及至敵
都總管援工產臣傅陝西用兵爲體量在撫使者
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者校而不及
於長白元昊反三年於今閼中之民困弊爲其害以
勞苦仍諭以城平蠲租賦一年仁宗從之使還賊
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熟可使戰者止十萬騎
衆人寇晉寧俗告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二

至而三番由衆寡不侔也涇原逆賊巢穴最當要塞
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公圍土兵以二萬屯渭州
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秦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
環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矣且賊之犯邊不患而兵行須
能入思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當易不同而兵行須
由大川大川事有若櫛爲控扼厥利在虜挾人自
爲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寨若壞之則
播足川墻渭州山外之半牧營靜邊若皆不能犯
其來故敵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妙略罷房
人畜剽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趣歸路無復後患若以
精兵拒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
不敢何待敵之患在不能出也辰寧乘乘勝重掠
而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猶故
懶不能自勝之理延州鎮戎山外三敗
之由皆爲敵所乘也誣致我師猶尚不能據險擊
敵而多倍造失利兵方委蛇乃與生光合戰始從
戰騎術我軍繼以步兵掩強注射錄不可當遂致掩
獲此主帥不思應變以營前失之咎也顧敦吏更常
恐斥惟過敗之速遠近立營營然後量敵擊擊毋得
出計以言戒毒吏將曉生好川軍敗徒秦
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吳景降陝州臣言二者
皆忠義智勇不虛置之敵地又萬種世衡凶苦有將
帥才明年歲果自創我軍原州人獲敗葛懷敏勝
於長白元昊反三年於今閼中之民困弊爲其害以
勞苦仍諭以城平蠲租賦一年仁宗從之使還賊
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熟可使戰者止十萬騎
衆人寇晉寧俗告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二

吳反父上邊臣要略二十寒遷都官知減州奏平戎

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九月，請和召拜樞密副使。
慶曆二年春正月，元昊自名曩，遣人來納款稱臣。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按夏國傳三令元昊遣土
牢使伊州刺史賈勤使與其文書俱半猶稱男耕女
國元辛一書又大宋皇帝史名義并而不能臣也。元
即吾祖也。如可汗就議者以爲改名避祖爲尤幸特
悔。玩朝廷不可謂詔誥循例。宜據王允之等。應
許則封號爲國主。而王允之等以爲不正。未
捨張延壽楊宇素縮總水。按王禹偁傳。翰林學士
樞密院副使中契丹別元乞。攝兵元乞求謀納。欽
使來請勿就。尤兄廷珪未知所答。因圖上疏曰。契丹
受恩日已久。不可就。故先夫繼世兄弟之懼也。惟
一蕃自歸。嗣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焉。一過
永矣。方聞。宋廷契丹。每有煙烽之警。莫不使人。尤兄
之助。而太行東突厥。每有煙烽之警。莫不使人。尤兄
曰。契丹汝世四。曰。白弛力軍。而歸我所。所疑也。尤
無能者。當盡契丹。如故。然後攻。蘇。執。契丹。曰。一
語允矣。如能殺。其轍門。即塵。內附。若。猶。擊。在。當。爲。尤。
之如。此。則。彼。若。不。能。歸。耶。我。父。是。路。兩。將。出。契。丹。
書。令。南。制。同。對。更。有。不。能。破。確。

第不遺青赤然不本每道使往就於省州終不復至興
靈而八元帝爭其美卓然自貴是歲遣山郎將吳兒
十萬出金鄉城第天黃王馬步軍大元帥將騎七千
出南關韓國王將兵六萬出北路二路瀋河長驛與
宋人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亭兩壁以待八月
五日韓國王自買蘭北與吳接戰數勝之兵至
日益寡更力請和退至韓國王不從是退者三
百餘騎更每退必繕其地追焉無所食因許而更
乃還延以老其勢而退之馬全瘠因急攻之遂敗沒
攻南嶺興宗大敗入南嶺王尊孝友崇善其鶴突突
附馬興宗從歡騎至吳經其去吳元五月五日生
國人以其日相慶又以四五月稱爲勝凡五擊一日
大遼聖宗公主二日宣禮使文皇后沒後漢氏生康祚
三曰延喜后方氏曰妃沒後漢氏曰五日生康祚
問聞見近錄自真宗皇帝置朝廷不復講武
寶元中元祐始造邊備都使乞於其國中自解
凡卒又乞五首爲六當時胡議既以天下久太平未
嘗議經武策而石元孫劉平輩執迷意言兵以威
爲可計獨吳春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變其卒而六
音且奉正臣庶子之分如常可偏而不若吳猶備
以待其反定文亦能立武不謀立却吳猶備之
之議固可爲過備矣其無厭則我有以待之也謂
非之元吳既不得釋再遣使乃稱閭門使賈臣曰吳
兵由是實元慶歷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時當富大
義仁空同張文定故曰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指揮之
意上欣許之曰貽意也於是元昊入育西方力爭

接王林公請有敕旨招拜之意而范文正公不疑其妄也。可欲經營之靈頤公知延州乃密陰勸公令致仕於吳時吳用事大巨野和耶軍遼東牙校李文吉來頤公留之未遣因言房方蠱惑若中固先進人必僵奪不愛命不若因其人自己以意合以順禦彌公持不告乃還責文公以爲不還未敢怨以聞朝廷者然未用故國禮公以爲不還未敢怨以聞朝廷幸至趣使答書痛罵莊榮等爲太尉且曰吳景誠乃僅爲掌書如是往追尋元昊凡五度遷其伊州首肯臣猶仍其舊名可也頤公復論僧名豈可許太尉天子上公若陷州而得稱則元吳安得不僭莊榮等書自稱萬俟詠設此其箇中官競姑以此復之則無嫌乃徑爲掌書如是往追尋元昊凡五度遷其伊州大宋皇帝顧入貢稱號而令舍人元昊送其書父大皇宋皇帝詔之謂君使曰天子至尊則公叔父猶奉其稱若王可獨言父子乎從勤謹復歸朝廷從其策元昊遂卒相臣

元昊出復至而生詒祚名焉以嘉曆七年丁亥
二月六日生八年戊子正月方歲卽位四月遣尚
書刑部員外郎任駕充副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
充副使閻訥祚爲夏國主 授資善大夫陝西安
撫使元昊死諱祚立方幼三將分治其國讓者謂
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喚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
勢可不戰而屈矣舉曰幸人之喪非所宜遂人不
如因而撫之讓者惜其失矣既而遣使閻訥祚入方
國書陽林曰彼若貪此可歸夏州之難具備裕州
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遣副使嚴陽之團亦解書
後戎首不殺成道之夏人亦相戒毋叛漢氏久之以
五百戶率牛羊扣邊請降日言舉兵丹兵至衛突厥國
中亂額自薦日後許也要丹至僕下當舉國取之
豈容有來降者間夏人方捕斬者此是其罪也不然
誘我也拒不受已而競謀以騎三萬度境以上捕降
者爲辭琳謀知之閉營倒旗戒諸將勿動賦延有備
者引去

按遼史西傳興宗會熙元年李德昭賜勳其子夏治
國公元昊爲王二年來貢十二月禁夏國使治路私
市金鐵七年來貢李元昊與平公主不諧公主薨
造北院承旨耶律恭成持詔問之九年未遣都統以
伏夏來報十年夏國獻所俘宋樂及生口十一年遣
使元昊與帝伐夏之由十一月焚吐渾城夏治
邊築摩塞以防之十二年正月遣摶密都承旨王惟
吉等夏國與宋和二月元昊以加上尊號使來賀
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遣使報宋四月
夏國遣使進馬騎七月元昊上表請假宋不從十月

夏人侵党項遷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于十三年四月
党項及山西節度使使制以五部叛入西夏詔徵
諸道兵討之六月阻上子烏人執元昊八月夏使對
不以榜題之使復來詣事官不實對答之十月初元昊
上表訴非欲收集叛黨以獻從之准方物令北院征
審副使蕭羣延之元昊親率克頂三部來降詔其納
叛背盟元昊伏罪初夏人被虜胡蘿至是誤以被執
者來歸詔所審夏使亦還其國十二月胡蘿都來歸又
遣使來十一年元昊薨以其子祚繼遣使來告上其
父遺言物微不得國乞以本部軍助更夏國不許
按華漢軍謀慶州中契丹軍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
屢勝而翼升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
此之乘也乃使人行退數十里以避之授丹不許
引兵壓西師降元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日退自
餘里不能盡襲其軍乞得休食因其退乃并平元昊還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兵病亟數
軍攻之大敗契丹於金雞城後其乘翼與器服子所
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審令受
蠶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藏慶之妹生諱
祚而愛之號令受之母忌惡欲除沒藏氏授戈於審
令受使圖之冀令受聞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
伏夏來報十年夏國獻所俘宋樂及生口十一年遣
刺史不殊而取大佐沒藏慶朴察罕合集之明
日元昊死立諱祚而別服相之
嘉祐二年夏五月管勾銀州軍事郭思爲夏人
所襲殺於靈鳴

拔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嘉祐元年母
沒藏氏薨遺孤僅多財物慶唐及徐舜卿來告夏

詔以集賢校理馮浩假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爲弔
慰使文思副使張惟清假文思使副之乃獻遺留馬
蹕以謝誠莊幼養於母族永慶就處因尋國政初隸
州西城稅課脫白紅樓下數屆野河口其外距夏境尚
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祀慶陵東役不已至耕種
時輒屯兵河西逐略使慶善每歲遷使母得遷居
野河然所距居野河者二十里管勾軍馬司賣送徵
循見所使田猶要會是吏廳州守王夷惟始以事因
詔以殿直張世寶恩爲同巡經制之職慶豐州所役
弗革迫之則格關義之則歸耕經制司遣使還所役
田詔廢專爲禱言無歸意嘉祐二年送團兵宿境上
遠三月增至數萬人守將數兵弗與戰知耀州武藏
禁發於河西以爲保障役既與機卒將吏往疾視遇
黃道元以言官之遂至陝半事奉賈且鼓鼙
道元忿不以智明至忍罹惟夏人相去幾數十步
遂合戰自日至食時夏人四面合擊乘大獲殺走患
與道元及兵馬監押劉處等被執安撫司遣李忠道
孫北往漢寧軍而取慶善不聽入之太原府代州兵
馬騎將蘇靜待夏固呂寧拔浪掠來合議乃第
推九更斬慶善以達州刑罷和市自此始定 按
郭思傳開闢人爲秦雍路兵馬鈞州計
糧者勿歸府軍馬事夏人歲侵耕野河西徙在代州鈞
縣東南兵河西以傍官軍經略使通運渠及通漕故
兵河東毋與敵幕祐二年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
去通利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內白草平數十里無

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
請遠白經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傳涼祚既訖肅廟事或先歲應將故諱祚殺之夷已而稱大蕃大王從漢儀嘉祐六年上書自三百暮中國太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詔詩之

嘉祐七年夏四月夏國主諒祚進馬求賜書詔賜力
經還其馬

道元等以遼為名往視視之會謂者言故兵聲也
道元等以遼為名往視視之會謂者言故兵聲也
沙委痕思葛止不行道元怒以言晉昏夜率騎六
千四百餘人不中者半衛居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
夏人火臥牛蒙指以謂思葛已知吾軍至矣

行至砦口恩欲休兵免死乃登山道元常水起曰幾死年聞行比明早日僵柱而散數何殊恩者惟惺曰不遺耳乃行比明早日僵柱而散數何殊恩者惟惺曰不遺十步止恩等屈肱畢遣呼之兼不應亦不動俄而赴火就駛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擊其中者謂之斷頭恩等東叢景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敢自兩旁爭中奪緣而上西面合擊恩衆大憤俱倚方在紅樓見說駛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率乎城中及軍閭門外急追殺走東山趕城敗門以入恩道五軍及府庫存兵若馬都藍監皆被執戮民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該耳鼻得喪者百餘人亡失器皿甚衆恩不肯釋乃自殺射同州觀察使

英宗治平三年，遺使以蓮若數萬隻賈夏涼，獻於物類罪。按宋史宋英宗紀云云。援舊國傳，博平初，復復之，不許。既而遣宗等來賈，英宗即付詔令門內見使者，從不至。至廟大門，且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引伸尚言，禁之不可，固止。既至，一夕絕其供餌，宗語不甚自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踰食殿門，又訖於押陣。張觀詔命還赴延州，與宜辯宗度、程履不復對。詳對，詔諭所憲約之。秋夏人出兵參舉，原抄無戶，後發數千戶，計得糧。宋系保長，解糧之請，既還歸。是役也，又出亡。使易筋先，欲步踏歸。朱逸史三年，遂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燒烏。

聖朝之二十年改元延祐中興國一千年祐聖三年
廟號定宗元年都督二十年扶天翊地昭成皇帝
部將馮名山欲以橫山之勝取源詎以降昭邑治
納其秉光上政稱譽以爲名山之業未必能制難
幸而勝之滅一謀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
祚又將安歸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
入南不自無憂然豈得不將兵備得誠以效其命陞
不見後景之事平上不聽遣將將兵誘發兵迎之取殺
州舊六十萬西用兵蓋自此始矣

京左藏庫調使何次公詰之二月乃獻方物謝昇賜
絹五百匹銀五百兩

綏州詔許之秋八月夏肅請從舊營餉許之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二年二月遣

河南監牧使劉航等領乘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

秦州陷漢堡殺危既而進夏表乞班書詔許之

以安遠寨門一晉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

計分其勢郭逵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甚恭順布

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

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

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聽賜名而綏州待得二晉遼

還夏主受而而一若不歸且先得樓州遣閻蘄訖

以書詔來言及趙彥往交趾虜並對以朝廷本欲得

一若地界非所圖也若然寨門一猶安用之

遷龍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舊復用舊號從之十

州遣使來謝封聞

熙寧三年秋八月夏人犯大廈城知慶州李復圭主使

環慶路鉞等出戰敗績肅州將軍禦見敗夏

入於蕪原堡冬十一月夏人夜大顯城十二月寇鎮

戎車

按宋史神宗本紀秋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顯城知慶

州李復圭主使方略授環慶路鉞等李信慶東路都

巡檢劉甫等押兵出戰少敗復圭至靈州等邊

其部制斬信及劉甫等誅死於獄是月慶州輸運使

兇收夏人於荔原堡鉞郭彊都監尚敬死之冬十

月丙子知慶州李復圭擅與兵敗領涖將李信劉

甫等以死御史劾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十二月

甲戌夏人寇大顯城都監張通等奏發兵擊退之十一月庚

午夏人寇銀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還擊敗之

四十餘里二月夏人來攻黑單砦復固撫寧等相去

未幾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還擊敗之

按夏國本傳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秦闕詔等知

慶州李復圭主使華漢兵三千遣備將李信劉甫等

沐等出塞信等訴以衆寡不敢復主威以節制親盡

陣圖力拒投之兵進遂大敗復主權發以節制親盡

等而取其西略命州官李詔用効以故遂篤制詔燒

死獄中新信甫配流鄧復出兵叩州僅僅入蜀浪

市掠老幼數百又殺金湯而夏人已至惟殺其老幼

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薨怒大起矣八月夏人遂大

舉入慶州攻破柔遠砦蕃原堡雅安鎮東谷西

谷二砦赤榮擴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

屯營林近慶州四十里南剽至城下九日乃遁於緒

郭慶高敏復等奏急切等死之

嘉祐四年春正月种谔等兵於耀州取之還城噐

九月夏人陷華寧等州誣後汝州圍城使澤州

安童

按宋史神宗本紀春正月任仲壽擊夏兵於郿兀

北大敗之遂還郿兀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言

者以爲發邊患不便于綏寧等言特請兵入

西夏術衡奏請遣使燕閭二月丁巳夏人寇大顯城

守丙子仲溋坐陪禮使澤州安

董工未嘗蒙坐典師敗績能以本官知鄆州夏四月

壬戌遣還都督鉞升嘗以兵屯鄜州河中以備西

土山南河出奔乃城武寧十二月遣使進馬頭大藏

錢詔賜之而還其馬

元祐二年秋八月夏人寇銀德城都監李遵

達等追擊等七十八人閏七月遷部將景思立王存以

連原兵出南路主帥由東谷徑逼武寧至三十餘里

達夏人飛遙遂至其城塔樂城夜遁大百頃曲澈四

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進經之經惠民善部討虜故元昊嘗自謂爲諸先所立不得辭朝廷不得命不得已而變西師而戰難敵天下驟然仁宗悔之富元昊僧書來奏諫官吳育請難以中國叛臣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讓者皆以不然卒困中原而後發賜封開爲夏國主貞明帝哉元豐二年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叛防田人馬官李漸等逼逐至塞九月綏德把拔楊永慶聲徵舊邊而掩取蕃部首級詐言斬犯邊人詔旨不慶出身文字送西京審管元豐四年秋七月以夏人囚其主秉常詔陝西河東路討之九月復蘆州冬十月復逼還軍又復寧州十一月种谔帥至夏州無食逼裕節還逼濟安州史神宗本寧四年秋七月庚寅西遷守臣詔夏人囚其主秉常詔陝西河東路討之甲午廝還河東夏州府路各賜金銀帛糧銀鐵器果酒甲辰韓存實坐還過無功伏誅丁未大軍進攻米脂者八月辛酉夏人寇臨州僉詔董璽會兵伐之丁丑黑河經制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會三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擊破於女廝合斬獲甚衆九日乙酉董璽遣使來貢且言已道首領洛軍萬騎同公將兵三萬會夏州城破之壬辰改任爲定州通州新順首領巴固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據崇宗城敗之丙午詔諭夏主左右并鬼名邵族諸郡首領許自歸庚戌夏兵數米脂若羌延經略副使許率奏擊破之辛亥利譏又敗夏人於無定川十月丁巳宋將告降丙申黑河兵至女廝谷與夏人遇戰敗之乙丑涇原兵至廢陵遇夏人與其親兵梁榮大

五載敗之追奔二十里斬大首領沒羅臥沙駕軍使梁恪鬼等十五級獲百種統軍泛多埋寺十二人已亡入銀州庚午殲廢行營經略使高彥裕逼還達軍械庫造曲玲等領兵逼黑水安定堡招還夏人與戰破之斬獲甚衆癸酉復銀州乙亥李惠敗夏人於祖吳山丁丑曲玲與夏人戰於萬長山敗之戊寅种谔入銀州詔諸將存撫降人十一月丁亥諸軍合攻靈州州將焉敗夏人於黑水己丑李惠敗夏人於通川辛卯神宗怒檄河平人戶被石堡城斬獲甚衆辛丑降還吳耶神誥至夏州索家平兵衆三萬人以無食而淮丙午高遵裕以聞遣夏人來追逼濟安州本寧四年四月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朱屬知之遂誣清而奏秉常改鄆延總督所司疏請還其領土並其館庫追襲其統載一時之希帝然之遣還王中正往鄜延舉嘉稱祐甲辰韓存實坐還過無功伏誅丁未大軍進攻米脂者八月辛酉夏人寇臨州僉詔董璽會兵伐之丁丑黑河經制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會三首領中正及諭官還原慶康會兵取惠州復討異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凌州會興州惠州七軍及董璽三萬會新州城破之壬辰改任爲定州通州新順首領巴固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據崇宗城敗之丙午詔諭夏主左右并鬼名邵族諸郡首領許自歸庚戌夏兵數米脂若羌延經略副使許率奏擊破之辛亥利譏又敗夏人於無定川十月丁巳宋將告降丙申黑河兵至女廝谷與夏人遇戰敗之乙丑涇原兵至廢陵遇夏人與其親兵梁榮大

克木斯降守勝令分路進逼至石州中正以何東軍

渡無定河木北行地苦沙渴土馬多陷沒遂撤

越夏川而民皆遺草無所得還俗至遠軍攻夏州

夏人決黃河灌骨復抄襲陷道士卒死溺死餘兵殘

萬三千人遂降夏人追戰將官余平死之中正至肴

州壬午糧盡士卒死亡者已萬乃引軍還誣兵

無食者大零死遂漢入塞者幾三萬人昌祚遇夏人

於廢寨陷夏之拒者二三萬人昌祚乃分兵渡葫蘆

河尋其隣與統軍母弟梁大王戰遂大破之李惠

於天都山下焚之兩年內最其倉庫追襲其統

軍仁多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還原總兵侍禁營

禍彭崇義降至臨洮用與夏人三戰收復初夏人

閏末大舉梁太后間策於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

將獨曰不須臾之但堅壁深野後其深入聚勤兵於

東南而退擊抄殺其糧運大兵無害可不戰而困

也梁从之朱師卒無功

招孫固傳因知僵兵

院軍謀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因數言軍事

易解葛難制宗曰夏有譽不取則為寇人所有不可

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

其倉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豈鄭生之說耶若執政

有言便當遣河不可苟行固曰然則我爲陛下任

此者神宗曰辰巳任李憲固曰大丈夫孰肯爲用乎神

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王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武

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誰難其人呂公著曰旣無

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是也初選五路入討會

官言皇帝固曰今王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武

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誰難其人呂公著曰旣無

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是也初選五路入討會

獨不行禮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乃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

按晏溪筆談梁乞埋死其子穆通編之謂之沒面令者華言大王死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鬼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黨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發以世襲居長安女曰惟難馬尾又次日賈誘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通萌私詔皆以昵稱進唯馬尾祖有戰功然皆唐才秉常兄弟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棄幕中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已薨中秉常既亡因詔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遺青爲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元豐五年夏六月曲珍敗夏人於明州田秋九月夏人寇永樂曲珍敗之給事中徐福金

核宋史神宗本紀春正月庚子責授尚書郎鄆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辛卯再議西討以熙河經制李憲爲涇原副將領會安撫副使李濟、淮安、嘉興副使

三月壬寅鄜延路副使胥珍以摺置夏人於金盩夾月己未沈括奏遣曲珍將兵經鄜延護計收復蘆塞

左右見察善落訖從之五月甲辰見帝于宮中徐福治鄜延邊事六月辛亥朔復經制將與夏人戰

樂附給事中蘇軾等將兵救永樂若戊戌水破之斬其統軍馮名珠副將范載軍勑物遇戊寅夏人

珍等敗夏人於明州川作天灘河秋九月丁亥夏人州團練副使陝州安置鄭廷路副都管胥珍以城

陷敗走降授皇城使乙丑詔贈水樂死事臣徐福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蕡、華州尹車篤、東節度使董卿、西節度使陳良器等十三人及東上閣門副使章、尚書郎忠惠李衡、太尉大夫工部侍郎入內高品張禹勤、良城使各推恩賜階有差十一月丙子錄水樂死事將軍城使寇僅等三人及東上閣門副使章、尚書郎忠惠李衡、太尉大夫工部侍郎入內高品張禹勤等九十人有差。據夏國本傳五年正月遼使涿州遣書云夏國來稱宋兵起數名不測車端神宗報以夏國主受宋封爵祚遷臣言秉常見爲母寧曰吾

令移間事若其同惡不報讎又引兵數萬侵犯我邊界義當有征今彼以重邊敗歸故應使諭情陳寡意在問責想復必以慈慕夏人聞此遂不至五月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圍山海夏人不得絕少退遂遣二十餘萬人乃耀兵堵城下而還宋自熙寧軍用兵以來凡得數萬人保義合米脂州圍塞門六堡而靈州永寧之役官軍熟羌蕃保死者六十萬人錢東銀網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馬嵬名濟道招討劄劄目詔曰中國者誠義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徵爲必適於正若

日聽誣說妄言詐取兵侵人之上驕兵人之主庶是乖中國之德爲外邦之羞祚若朝廷暴舉兵甲大窮兵士蓋天子與邊臣之職爲夏國方守先督宜出不

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有永矣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謬爲何如哉朝廷

宋軍始備翌日夏兵逼靈州以十萬騎城下坐禦門執黃旗橐廻者曰脫毛賊滅夏人縱河河或曰此號鐵禦者當其半渡擊之又可有得地則其之鋒不可當也繼不聽徵騎既濟乘夜突厥大兵從之

都北有大蒸爲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破闕華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荼毒之苦國主皆嘗用之矣知微幸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聲望之謀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久故終不厭也小之遺見伐之後復思念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實賜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疏致惑祖宗之望既阻君臣之分不文存亡之後旋不旋朝廷豈不

惟哉至於營國之憂不在疆與隔室之難生於觀風

此皆明公得於苟中不待言而後驗今天下懼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速讓言開邪策使朝廷更復國數好如初主民重見天子皆復舊邦幸矣方天下之幸也自謂見君常若晝夜之幸臣等以捨徐國之幸爲天下之幸州西討得銀夏有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委城樓山敵平夏城永業詔請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主旣稱銀州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因天寶築不水渠之形勢險固堪憚銀夏有三州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烽賊不貳若選要會任觀心置建置堡壘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著宋鑑案乃任觀心已與沈括議築各六步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築之大者一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二萬疋成城永業十四日而成福裕指揮運米船明日夏兵數千騎突厥城築在往北或說詔曰彼相招破城必敗我非敢以也聽不聽與舜舉我行招弱矛米船前君獨不畏鬼乎故說成事謂曰城之必敗則敗死拒制亦死滅於此營愈於長原而海異城也禦神不可屈奏委誥做急甚讓詔説守延州夏兵二十萬也涇原北聞城永業即求半邊人聽告者十數輩皆不知信曰吾立功取無本之秋可否不守賴以爲祖民欲斬之既而憲還延州比至夏兵領國而至不可屈奏委誥做急甚讓詔説守延州夏兵二十萬也涇原北聞城永業即求半邊人聽告者十數輩皆不知信曰吾立功取無本之秋可否不守賴以爲祖

攻抵城下曲珍兵陳於水濱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
色珍曰君爲大將奈何退避不敢先自退仍復騎
馬光耀氣燭日光援拔而敢奔之城皆下黨人乘
之師大潰死及華中南者被半殲與殘兵入城崖
峻徑窄騎卒縱崖而上度馬八十匹遂受木砦爲
夏人所掠罷兵不及與卒満死者大半夏人賴附
登城尚扶創倒割頭斷不可敵又曰賊請突圍而南
永未可也復勸金用兵出皆不听當日水不能沒
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罪尋舉烽謀死之水不能沒
於陳初祐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曰祐計
敵寡矣彼未出戰豈肯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
而果然帝聞驚等死涕泣悲情爲之不食賊結金幣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諱日忠愍官其家二十二人墮工
部侍郎官其家二十人死于工役也祐嘗好兵詳之故不次
可破士子取恨將帥怯懦耽吟咏事力引之故不次
用自破之敗參議閻大才企望急兵而沈括神
謂陳進取之策賴索以遷事自任狂謬輕弊與強
虜遇至從覆沒是之後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
自悔遂不復用兵無惑於西伐矣

月夏人大舉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鈴轄王文統集死

士七百夜襲城而下持短兵突營遂去五月復來

國九日大戰倚禁軍定死之乃解去閏六月遣使護

箇等乞還來貢表曰夏國果得西蕃征王子書稱

南朝與夏國交戰持久生毫茶毒欲撫這和諒夏國

先會請所侵據土不從以來便使許西蕃再遣使

數入昌郡丹尼等到蘭州南朝謂言會但當盡使

齊表自今引起南朝念自脫世以開貢奉朝廷

無所虧急至於近歲尤甚徵和不意使人詣問朝廷是

特起大兵侵奪蘭土城砦因茲懷怨致攻交兵今乞

朝廷以大義特遣所使倘垂開納別效忠勤乃厚詔

曰頃以權臣執事辱朕朕用素責令遣臣往問臣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計有算今遣使造憲府謹願仍

開國恩欲復故常益用嘉惠或遣將軍出兵兩

以其守先豐諸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若徵

舊母出三里夏之歲陽如舊

元豐七年夏人入寇冬十一月遣使貢

按宋史神宗紀七年春正月癸卯夏人寇蘭州李

憲等擊走之夏四月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塞縣將官

呂良政敗之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

秋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懼河將奏奪取之冬十

月乙亥夏人寇熙河乙未夏人寇鄯善將官李貴死

孫敗之十二月丁酉朔寇清澗縣將官白玉貴死

之甲申夏國主乘常遣使來貢
次月正月

國定西城燒燬各族遂以十月攻至靜

勝對禦之殺其首領仁多噶

定一年十二月攻清

遣駕將曰玉李貴死之

元豐八年夏四月遣使以先帝遺物賜夏人冬十

月以夏國主母卒遣使弔祭

按夏國本傳八年二月神

宗崩賜以遺物夏人攻殺董供奉王英武死七月

遣使丁華嵬名遺御醫副使呂列陳聿精等承喪慰

月遺也良良名濟源督叢張平正通使山陵禮物夏

國主母采氏薨計至朝散郎刑部郎中杜核充祭

食使秉頭供奉官關門祇侯王有言充弔使夏以

主母遺面物來送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夏國主兼常卒冬十月遣使

弔祭

按宋史本紀云云

接夏國本傳元祐元年二月始

遣使入貢利潤萬石來賜皆節度使六月

復遣詔蘿羊求所使知蒲州刺史等五營使不至蘇

離南境請因其地而與之司馬光言此邊鄙安危

之極不可不察夏重之役本由我起新聞數者皆是

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足新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

卽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後誠今猶不

許則是恭順不若以武力爭之小則上書告之

大則攻陷新黨當此其時不得不與之其為國家

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都臣耆有見小忘大守道

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爲國家之憂顧決聖

心爲非民計時異誰者宰雖文克彌與光合從之

元祐二年春正月壬子乾順爲夏國主仍度西平王三月

崔崇先嗣之而稱乾順爲夏國主仍度西平王三月

夏遣大使耿良嵬名渝密副使廣樂牛示率等詣太

皇太后進駕馬以謝策賜七月夏人攻僕射軍等望

劉利等作繫之而退

元祐二年春二月夏人哀德靖若將官張誠等敗之

夏六月定黎門告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接夏國本傳三年三月攻

德靖若諸將米實都普戰死詔制昌許以涇原萬人

定一年壽昌

皆角夏人遂攻龜谷砦者兵及東關堡巡檢等數不
利死者數百人

元祐四年春二月夏人來謝封圖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四年二月始

遣使謝封圖六月初歸永樂所飛人遂以陵底米脂

洋關安塞西砦與之而歸界未定還祭儀使董正復

如京使李玩押賜夏國生日禮物及冬服七月坤成

節十二月興龍節皆選使來賀

元祐五年春二月夏人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

人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五年六月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經州內十里築營壘供耕牧

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側以舞兩國界語曰已論邊

臣如約夏之封界當亦體此冬改蘭州之質孤蕃如

學既而棄使來賀正旦

元祐六年夏人寇河潤帳延路秋八月

夏人寇懷德九月寇麟府二州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六年七月遣使來賀

元祐七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七年慶攻綏

使宋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七年慶攻綏

使宋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七年慶攻綏

使宋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七年慶攻綏

使宋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七年慶攻綏

臣附而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隴蜀兵未練而實同
失賞耳若標號結伍伺候之勤則先擊敵則復襲
則彼分而我聚以榮華莫可得志也詔諸將聞而下
其事於諸道

元祐八年夏四月夏人來謝非廟以蘭州易塞門皆

不許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八年四月復

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一砦詔數其違願不常而

却其請

紹聖元年春正月夏人來貢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紹聖元年二

月夏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

允

紹聖二年春二月夏人寇義合系秋八月寇寧廬砦

冬十月夏又遣招金明紫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紹聖二年九

月太入鄜延西白單寧招安書自墨水定中自

寧門詔安明河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

五里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駕至金明列營攻城固主

子母親督幹鼓織騎四掠知縣州有備復遣金明而

後騎之精銳者苗警安達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乃

被守兵二千八百人得援城中糧五萬石草

萬石皆盡將吳城使賊食之既盡而

漢人領口上責汝命為我授於督騎使處其言曰夏

國祚與朝廷議疆界惟有小不同方行政不意朝

廷改稱而於坐關塞處立界本國以茲顧之故亦能

勉勵從速於境內立數營以護耕而都道出田兵悉行

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
順止取金明若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

師呂惠卿上於樞密院而不以聞初哲宗聞夏人來

寇秦熾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

一二營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紹聖四年春正月涇原都鈐將王文振率諸將破沒

夏人犯麟州禦營出兵討之及進襲胡山砦度牛

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石州張椿等擊走之辛巳西

上閭門使折克行破夏人於長波川斬首一千餘級

獲牛馬倍之夏四月庚子知保安軍李沂伐夏國被

人追殺于黃泉驛斬脰脣入州任渠等夏人及還夏

人追擊之復亡亡甲辰董克戎殺平夏城董平

者按夏國本傳四年正月涇原都鈐將王文振率

諸將破沒蘆新砦斬獲三千餘級二月夏復以七

萬衆攻拔聽延熟兵敗退之

元祐元年冬十二月涇原路禽夏國殺軍犯名附理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按夏國本傳元符元年十

月涇原折可通掩夏西壽統名阿理監軍妹

勒都通禦之奏兄乾愈故箇中按范雍轉傳燒

柴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尋疑請委所

取夏地爭爭地未遂則遷陝無時可隙知河東之設

蘆黑堡鄧延之來席義合浮雲環慶之安豐深在夏

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無所益而能之地耗盡尤深不可不乘所告略施用輕妙又諸路兼應舊制也自徐福策與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南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收者幸謂今宜修明威守

教援之法朝廷是之反復委還原絕猝進焉珍教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秦制之策臣子之義忘報國無謂都路被奪我職也珍即日疾薨二百里破之於曲律橫山復率遠去按王叢叟傳初夏人道

使入貢及爲境上之驛故爲此去後來亟致勞苦每

遣期日數更請預戒遷臣夏遷一不至則勿復應

自後不復敢違賓客恭如一往還超充固留之所

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又以形勝晉陝之地方

爭之一帶若失蘭州將軍危則仰敵以之失重典

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長二司同報奏曰近邊

秦朔河西人意在得一壁今盛夏猶如此人孰可處

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最喜曰形勢之節豈可經

棄不知既與還不更求否大臣太后曰然棄是止夏

人數萬復定西之東通達之北壞七庄地望掠居人

轉後遷原及河外鄯州衆遂至十萬黑熾危存值

何夏右副都督張詠乘之進逼營築西面副都督陳

希古廢之相照定西副都督陳曉諾胡蘿蔔木或欲

以七營經費之地皆以與夏嚴憲力言不可與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廩庫四戶部員外郎

穆衍行視策定邊以據要衝者其調兵費一從便宜

不必中覆定邊城皆嚴憲之力拜中書舍人

元符二年春二月夏人因母卒速遣告哀謝罪却

其使不納三月遣人送答書樞密院事蕭何爲夏

人請歸秋九月夏人來肅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按夏國本傳二年正月闕母美氏薨遣使來葬篤崇榮來爲夏人議和乃復請

若果出至誠深悔過非苟余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五月夏商正營轎輦瓦器以部落來降授內殿榮

嘉陽銀鉛等袋各三百七月環州神舟僕赤羊川獲

賞囉戎奚家屬百五十餘口草畜五千千子餘騎

來追戰却之擒藍叱叱勒及百餘丁北還詔令

赴關存恤誰乞家屬又遣人持其家信使之九月夏人來告國母哀因上表請退詔夏主所上表

能抗章引起已論遣臣我猶彼界母相親犯忌而已而夏

以二千騎出浮圖谷來戰供奉官陳吉善使李欽死

之閏九月馬敷川部將河將王思政之弟思政擊殺至

日夏人數萬突厥等力戰敗之其餘率兵掩擊至

遇刺殺而死又戰於青唐晚夏人敗績十二月遂遣

今罷尚書濟等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

遼母黨之指揮累爲奸臣之姦謀生靈患蹙怒上

心憤痛既深理所難堪幸因辭躬踰歲弱反正遇號

恩奏陳領咎之所歸乞終奉昭嗣果酒裏之供納放縱

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九月夏遣使來見賀及賀即位十月復遣使來賀天寧節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按夏國本傳建中靖國元年乾祐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集食之

崇寧三年冬十月夏人入涇原圍平夏城寇康茂軍黑河砦路詔略安撫使王厚吉河西軍節度使趙

懷德等出降按宋徽宗本紀云按夏國本傳崇寧三年春

京東政使熙河工府招夏國卓羅右副鹽軍仁多保忠厚云忠雖有歸意而下無用者竟數上不聽京

愈責每急乃遣弟宿保忠許還爲夏之逃者所獲遂追保忠斥不輒以忠係身不爲所救亦不能復從

兵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恐必令金用招致之夏乃點兵起渭濱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

兵於盜夫三年遂以成安公主嫁乾祐

崇寧四年春三月夏人攻寢門砦夏四月攻臨宗砦又寇寧寧砦

按宋史徽宗本紀云按夏國本傳四年詔西遷

能招者毋間首從實賜金幣令京計也御師夫

在延州大加招誘大連使賈誼請討之又令殺其

非犯約事條依估分詔報曰爾以囚虧遺數

干邊更而能悔誠勸命始允要念彼種人尚有未

予措之安特乃賄心矣爾自新俯從厥志萬無爽

約朕不食言自己往賜飴仍舊

元符三年秋九月夏遣使來獻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按夏國本傳二年

遣人修葺政和四年冬虔州定造大舶發夏人貳